

香港艺术家联盟最佳作家奖得主

空江烟浪

林燕妮作品选



香港艺术家 [REDACTED] 家奖得主

林燕妮作品选

空江烟浪

海天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0 号

责任编辑:曾凡益 蒋鸿雁

薛 亮 周海彦

林燕妮作品选

空江烟浪

版权图字:19—1995—006 号

(香港)林燕妮 著

海天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中国·深圳)

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787mm×1092mm 1/32 印张:96 字数:128 万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,000 册

ISBN7—80615—137—0/I·28

定价(全 16 册):96.00 元

用香水写的小说

——序林燕妮的“爱情小说”

金 庸

有一天晚上，五六人在林燕妮家里闲谈，谈到了芭蕾舞，林燕妮到睡房去找了一对旧的芭蕾舞鞋出来。鞋子好久没穿了，但仍留存着往日的爱娇与俏丽。她慢慢穿到脚上，慢慢绑上带子（Degas 粉笔画中的神姿吗？），微笑着掂起了足尖，on point 摆了半个 arabesque。她眼神有点茫然，记起了当年小姑娘时代的风光吗？

我想小姑娘林燕妮没有大姑娘林燕妮好看。她现在的好看之中混和了许许多多知识、眼界，从书中和音乐中得来的气质，纽约、巴黎、罗马等等大都市氛围的浸润，微微成熟的芳香，法国叫做 chic et elegante 的。

这些气质，飘在她的散文里，在她粉红色的枕头边，纯白色的沙发旁，紫色而洒满了香水的信笺之中，浮在她 chinchilla 毛皮的地毯上。枕头、沙发、信笺、都是真的，那奢华得不成体统的地毯，只是她的想像。她的小说也是那样的——精细，雅洁，有时奢华得有点“暴殄天物”（像“人家的男朋友”之中那个东尼所说的）。

任何文章都是文如其人。林燕妮的小说是用香水写的，是用

香水印的，读者应当在书中闻到香气。虽然，油墨中并没有真的香水，但你读着的时候，不是闻到了成熟的小姐们的华贵香水吗？

她的小说有点散文化，用小说的形式来欢笑和叹息，但更多的是一些无可奈何的惆怅，许多排遣不了的愁闷。她把女性的心理细细雕琢、细细描绘，她所写的都是大都市中成熟的美丽而有钱的女性。她们的烦恼和愁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往往是她们自己的任性和高傲所造成的，然则，这毕竟是真实的哀伤。很少会有人把大都市中这些有钱小姐的烦恼写得这样真实。拭在瑞士真丝手帕上的眼泪，也是痛苦的眼泪，虽然，轻柔的手帕永远擦不痛眼角。

李清照，朱淑真，以及中国古代许许多多闺秀作家留下来的诗篇，有些真的十分深刻，十分动人，只是内容太千篇一律了，始终是“闺怨”。现在女作家写小说，题材就可变幻万千，人物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个性。林燕妮的小说都是“爱情小说”，但因为角色的身份、个性不同，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爱的方式，但整个说来，仍是一个主题的变奏。这主题是：“女性因得不到理想的爱情而烦恼”，理想太美丽，而人世太平庸。文学创作的推动力之一，是头脑中美丽的想像在浊世中无法实现。男人有宗教性的，政治性的，社会性的种种主题；对于女作家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唯一的主题始终是爱情。

林燕妮笔下许多女主角都很可爱。“盟”中的女鬼、“十小时”中的海伦，“痴悼”中在水上放烛盏的女郎，我尤其喜欢。而她笔下那些男人，相形之下就差得远了，甚至“短短的梦中”那亿万富豪杜先生，也实在不值得女主角为他做梦，不过她的未婚夫更加糟糕，但人总是要做梦的，那就没有法子。世上男子皆如是，可爱的小姐们，怎么能不烦恼呢？读林燕妮的小说，使男子们不觉都有贾宝玉式的自卑，天下男人都是泥做的，女子都是水做的。不

过林燕妮写得很真实，在爱情上，天下男子的确似乎都是泥做的（她以后再写小说，把天下这些泥娃娃们，用彩笔涂上一些好看的色彩吧，否则，小说中那些美丽的小姐们仍会继续烦恼，而读者们仍将为这些美丽的小姐心疼）。

说她写得很真实，因为在她笔下，在这个尖端的工商业大都市中，男男女女在爱情上也摆脱不了工商界的价值观念。那些“嫁不掉的美女”所以嫁不掉，不是因为她们的条件不够好，而是条件太好了，男人们娶不起，好比一颗三百克拉大钻石，在玻璃柜里散出璀璨华美的光芒，普通人连多看一眼也不敢，更不用说去问问价钱了。小说中许多美女的惆怅，都是因为男女间的条件配不拢而产生的，这是现代化的“门当户对”，很不罗曼蒂克，但很真。

自序

——爱并不是慈悲的

在写《空江烟浪》最后一章，原稿纸写到第九页时，来了个令我的感情波涛起伏的电话，但我也只能继续写下去了，人生难免是有遗憾的。

要飞渡生命汪洋，需要一双很强的翅膀，云海渺渺，有时在风雨中飞了很久，都找不到个可以歇足的小岛，是苦是乐，的确冷暖自知。

朋友说：“怎么你的小说中很少有坏人？”也许是因为我不喜欢坏人，所以便不想在书中给他们以重要的角色吧。

然而，即使没有坏人，在取舍抉择之间，已经发生很多令人惆怅唏嘘的事了。江原来是没有水的，浪原来只是迷漫的烟。

当一切归于空虚无有时，我们会后悔为什么不把握着当时，要爱便爱，要恨便恨。

爱并不是慈悲的，爱的杀伤力，有时比恨还要大，伤害的人还要多。

在这本书里，假如你认得盛世华这个名字的话，大概你是看过《青春之葬》了。

《青春之葬》是发生在她十六至十八岁之间的故事。

她的青春，葬于十八。

《空江烟浪》里的盛世华，已是成熟的花朵，我希望给她一点快乐。

虽然这点快乐，一样构成有憾的人生。
到底，我是在写小说，不是在写童话。

林燕妮
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

目 录

第一章	与君各记少年时	(1)
第二章	盈盈临水无由语	(23)
第三章	偶然相聚还离索	(45)
第四章	花开时节与谁来	(70)
第五章	认得岷峨千雪浪	(92)
第六章	天涯同是伤沦落	(113)
第七章	林断山明竹隐墙	(135)
第八章	荣枯尽寄浮云外	(157)

第一章 与君各记少年时

“知音十一时”虽然不是电视台黄金时间的节目，却是观众谈论得最多的节目。

主持人乐知音的美貌和修养，令人惊异，她只不过二十七八岁，两年前才加入电视台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乐知音的机智、幽默和见识，令那清淡节目充满欢笑声，不但被她访问的名人感到如沐春风，连观众都得以解掉心结。

每星期一晚十一时至十二时，便是她的时间了，“知音十一时”将各界名人和观众打成一片。能令知名人士毫不拘谨地畅谈一般记者所访问不到的，能令观众来函如雪片飞来的，只有乐知音办得到。

她的乐观和积极，鼓舞了不少失落的人。

她跟娱乐记者很合作，不过她有条不成文规例：只可以问她加入电视台之后的事，以前的一句都不要谈。

众人只知道她是单身，至于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和未回香港之前在什么地方，做什么工作，始终是一个谜。

她的开朗谈笑和如烟似雾的背景，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。

无所不谈中那一抹神秘感，令人们猜测更多。不过乐知音从来不对那些报导置评。

每星期二下午，便是监制、编导和资料搜集小组跟她开会的时间。

这个下午，乐知音如常的到达电视台，泊好她的本田白色小房车，穿着牛仔裤，套上件松身的半旧浅蓝茄士羊毛衣，搭上张像大格子的粉黄色披肩，穿着半高跟花布补缀小靴，头发长长直直地钻出车子。

北风把她的长发和披风吹得飞扬潇洒，记者们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。

没化妆的乐知音从来不介意素颜拍照，她有两道弧度美丽，不用修饰的眉，大大亮亮的眼睛，浓而向上翘的睫毛，粉红的小嘴和一脸晶莹雪白的皮肤。

记者们跟她混得很熟了。

其中一个问：

“乐乐，邻台请了位才女主持节目，要跟你正面相碰呢。”

乐乐是她的浑号，她整天都笑的。

“我知道，叫做‘名人榜’，十时四十五分开始，比我的节目早十分钟。”乐知音的笑容在呼呼北风中依然灿烂。

“你不怕人家胜过你吗？”又一个记者问：“对台才女扬言要打败你呢。”

“没人可以打败我的。”乐知音一本正经地说。

这样的大言不惭，乐知音似乎没试过。

看见记者们诧异的神色，她的小嘴笑出一排小白牙：

“我都不求胜利的，谁可以打败个不求胜利的人呢？我只是求好而已。只求打败一个还未完美的人而不求好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记者们心想，对台才女听见一定气得七窍生烟了。

“乐乐，闻说她的第一炮是邀请天皇巨星李顾做嘉宾呢。”一个记者说。

乐知音望了记者们一眼，直觉到他们的消息是准确的，没说什么。

“李顾这么红，为什么一直没上过你的节目？”记者们问。

“嗯，”乐知音垂头看看手表：“够钟开会了，我得进去啦！”

在电视台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“知音十一时”整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讨论。

“我不担心，知音潜力未尽的。”编导说。

“可是人家头一炮便请李颀来助阵，才女再不济，李颀的吸引力都足以补救了。你说嘛，所有女人见到他都要昏倒！”说话的资料搜集员是女的。

“男性都喜欢他，他没脂粉味，男子汉的气息重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男的资料搜集员说。

“就是不明白知音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访问他。”监制说。

“不明白什么？”乐知音的粉黄披肩一阵旋风似的卷进来了。

“李颀。”监制定睛看着她。

乐知音嫣然一笑：“幸好你们是在谈李颀，而不是谈才女。”

“你吃醋了？”编导逗着她。

“不是吃醋，想加薪而已，我没钱换新车子。”乐知音扯掉披肩坐下。

“对方一跟我们打擂台，你便乘机耍花招要求加薪？”

乐知音点着头：“不但是乘机，而且是乘人之危！”

跟着一串玩世不恭的笑声，监制不晓得她是作真还是作假。

“知音，你的薪酬不算少了，一万块钱一个秀。”监制最头痛的便是艺员要求加薪。

“比我的月薪还多呢，我每月只得九千块钱。”编导忍不住吐苦水。

“我们两个境况更堪怜，才五千块一个月。”女资料搜集员叹了口气：“公司却赚大钱。”

那新加入才半年的男资料搜集员本不敢说什么，但这么多人说了，便胆壮了，虽然声音还不敢壮：“我只有三千五呢。”

监制不得不控制秩序：

“你们要开节目会议呢，还是不开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开！开！同志们，总有一天苦尽甘来！”

“李颀。”监制再提出这个名字。

乐知音说：

“他已经在本台很多节目亮过相，不怕观众看厌吗？”

女资料搜集员是个李顾迷：

“怎会看厌？看极都不够才是。”

一直默不作声的女助理编导首次开腔：

“要不是李顾红得街知巷闻，人们还不晓得‘顾’是音‘其’，仍在念‘李斤’呢！”

“知音，怎样？”编导问。

乐知音垂着她那长长的睫毛，仿佛在想着另一些事情。

“你不反对我们便去约李顾了。”编导说。

“唔。”乐知音应了一声。

“要快，我们这集一约好李顾便马上录影，下周一便播出，总得比邻台快。”监制打定了主意。

乐知音仍不作声，一反她平日的积极热忱态度。

“知音，不用担心。”女资料搜集员说：“李顾的资料，我倒过头来都背得出，明天便可以提供问题给你。”

乐知音抬起了头：

“不用。”

编导奇怪地问：

“难道你也是他的忠实影迷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不用给我资料，也不用预先录影，下星期一直播。”

众人你看我我看你的，最不自在的是编导，因为“知音十一时”从未试过直播。

“假如李顾要看过录影才肯呢？”

乐知音坚持：

“直播。录影了便不好，我要最真实的李顾。”

“既然知音这么有把握，直播也好。”监制说。

“还未约李顾呢！他那么多组戏在身，怎知下周一晚上他没有空？”助理编导有点担心。

“其实，”编导说：“由知音亲自挂电话去约好得多，诚意点便行了。何况，知音是本台著名的才貌双全的大美人！”

乐知音支颐说道：

“要是他愿意来，谁挂电话去他都会来。要是他不愿意来，我挂电话去他也不会来。”

监制就是怕乐知音不肯访问李颀，目前看来她肯，便立刻拍板：

“一约好了李颀马上叫公关部发新闻，宣传部播宣传片。”

“对，我们要对台出师未捷身先死！”编导好像扛着枪杆子一样：“岂有此理，看见我们做得出色便模仿！”

“那谁去挂电话？”乐知音眼睛向众人一扫。

女资料搜集员羞人答答地说：

“我挂吧。”

说完不禁双手捧着扑扑跳的心：

“哎呀，我好紧张！”

乐知音耍她：

“记住，楚楚可怜点，大明星也有恻隐之心的。”

“要是……要是他真的要拍戏不能来呢？”女资料搜集员问。

乐知音格格地笑了：

“那末你便哭吧，傻丫头，男人最怕女人哭的。”

散会了，乐知音开着她的小房车回喇沙利道去，那是个两房一厅，一千平方尺左右的公寓。

编导在电视台拆阅着观众来信，看观众有什么值得回答的题目。

其中有一封根本不是题目，而是观感。

编导把监制叫住了，把信扬扬……

“乐知音小姐有着掩不住的高贵和豪华气质……”

监制看了，若有所思。

“我都有这个感觉，真奇怪。”

编导亦有同感：

“知音是有点古怪的，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老是不肯提过去一句。”

“然而，”监制说：“既上得电视面对广大的观众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”

“不是见不得人，”编导不同意：“也许太登样了，例如家庭背景太富裕之类。”

“我看不是那么简单，”监制说：“以她的年纪，虽然笑声朗朗，却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似地。”

“她是正经人来的，你别想歪了。”编导跟她相处了两年，“她半根风尘骨头都没有。”

“我不是怀疑她出自风尘，那是扮都扮不来的，但我老觉得她有点掩不住的沧桑。”监制道。

“你怎留意到的？”

编导不大高兴地说。他跟乐知音一起工作的时间比监制多十倍，免不了对她有拥有感。

监制得兼顾几组工作，跟艺员的交往不算太密切，但乐知音是单人匹马肩担起一个节目的，对她自是留意多些。

“当她独坐一隅，不是面对记者或我们时，神情是有点迷惘的。她爱笑，也许是掩饰她的哀愁。”

“不！”编导更正：“是逃避哀愁。”

聊不了多久，女资料搜集员雀跃的跑进来，兴奋得喉头都紧了：

“真料不到！真料不到！”

“约到李硕了？”编导一看她的神情便知道是好消息。

女资料搜集员打鼓似地点头：

“大明星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一口便答应了。”

“答应了什么？几时有空？”编导问。

“他天天都没空，但答应下星期一从片场赶来，给我们一个

半小时，他准十点半到。”

“要不要我们派车接送？”编导问。

“不用！”女资料搜集员双颊飞红：“他还问我要不要他顺道送我呢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”

“可惜你大清早九时便要上班了。”编导说：“告诉乐知音吧，至少他们有半小时对对稿。”

星期一到了，记者们早已齐集录影室外等候李颀。

十时半，李颀身长玉立的身影出现了，双眉上扬，鼻子高高，方方的下巴有道东方人少有的凹痕，穿着套卡其布的兵士戏服。

“对不起，没空换衣服，就这样上镜行吗？访问完我还得赶回片场，这套衣服要连戏的。”

李颀客气地对迎接他的监制、编导、助理编导和资料搜集员道歉。

众人看得出他很累，大概拍片拍得几天几夜没好睡了。

记者们闪光灯齐举：

“李颀，请望望这边！”

“李颀，请望望镜头！”

他都含笑一一照做了，让娱乐记者们拍个痛快。

他一边走往二号录影室，一边应付着记者们问这问那，挥洒自如来得很亲切。

编导看看表，十时四十五分了，便对记者们说：

“李先生得进场了，节目播完后再拍照吧。”

有位记者带头要求：

“请李颀和乐乐一块儿拍帧照片。”

助理编导才省起：

“知音到哪儿去了？还没化好妆？”

“进场，进场，我们得上控制室去了。叫知音进去准备，没时间了。”编导急煞了，李颀和乐知音两人既未见面，又没彩排过，

节目这回是直播而不是预先录影的，他心里紧张。

乐知音已坐在二号录影场的沙发上了，穿着套粉蓝色的简单衣服，长长的直发全往后披，头上戴了个钉着朵仙奴的白茶花头箍。

女资料搜集员介绍着：

“这是我们的主持人乐知音小姐，李先生不用介绍你都认得啦！”

“当然。”乐知音有礼地站起来跟李颀握手。

李颀握着她的手整整一、两秒，眼睛没离开过她的脸孔。

记者们一见这情景便咔嚓咔嚓地拍了一阵照片。

“李颀那双眼睛迷死人啊！”一个女记者跟另一个女记者窃窃私语。

场务主任高呼：

“请各位静一静，知音，李颀，请坐下。”

灯光师好不容易才等到李颀坐下，调整灯光。

乐知音一向惯坐那个位置，灯光不需怎么调整。

一号和二号电视摄影机在试取角度给编导看。

收音员拿着小指头那么大的米高峰夹在李颀襟内，李颀熟练地把微型米高峰的电线藏在外衣里面。

“知音，李颀，试试声。”收音员戴上耳筒。

李颀轻轻地清了清喉咙：

“几时再找我？任何时间，或者永不。嘿，电影剧本，怎样？”

收音员拇指头碰食指头的向他打了个O形手势，表示行了。

“李颀先生，李先生，李颀，怎么称呼？”乐知音干脆用这个做试音。

收音员打手势表示满意了。

“你知道应该叫我做什么。”李颀用手掩住扣在身上的米高峰低声对她说。

编导在控制室按钮通话：